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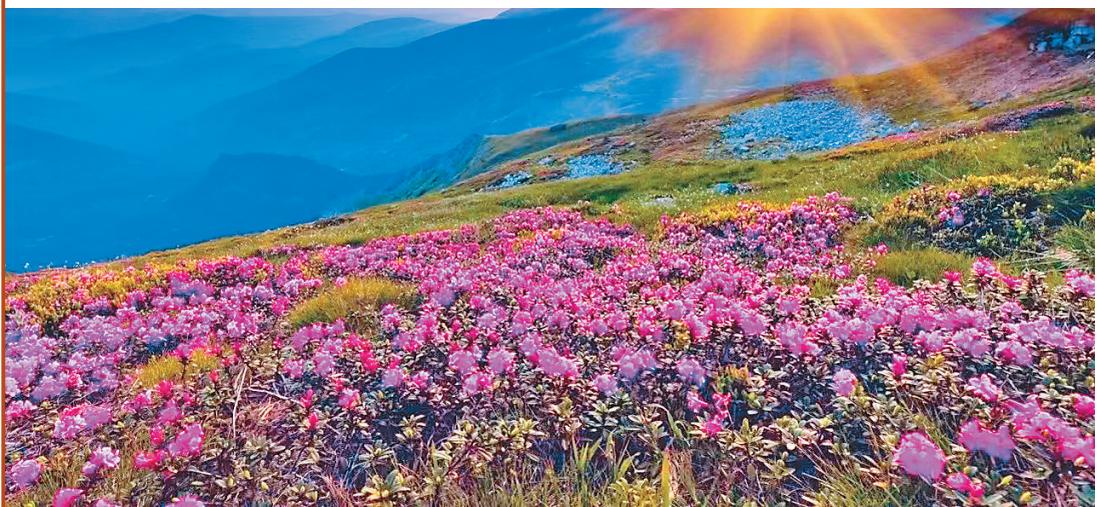
天
鹅

副刊

龍江
故事
非虚构

一个女人和一座山

□于博



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

2

拿着合同，黄国伟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用手里仅有 的钱买了5吨煤，运到山里。乡亲们都诧异了，树有的是，为啥要买煤？靠山吃山这个理还不懂？在乡亲们疑惑的目光中，黄国伟挨家挨户地拜访。她说，“我承包了回龙山，从现在开始，大家不要进山整柴火了，做饭取暖全部用煤吧。”起初，大家以为她只是做做样子，一个月后，都服了。

绿化荒山需要人工。黄国伟雇工，交代工作质量的同时，特别强调不允许破坏生态环境，落到实处就是不能抓蛤蟆，不能打鸟，不能捡鸟蛋，不能掐花折树。违者立即辞退。有人认为这只是说说而已，满不在乎。结果，黄国伟一个亲戚抓了几个蛤蟆，被黄国伟当场辞退了，谁讲情都不好使。

这两件事情，在别人眼里是小事，也与她包山挣钱无关，有人甚至觉得她小题大做，多此一举。但黄国伟明白，要想把回龙山事业搞好，这是根本。

3

接下来，得买树苗，买树苗要用钱，但钱都用作承包费了，咋办？黄国伟说，赊。黄国伟跑到邻县一家苗圃，毛遂自荐，用房子和车还有承包地作抵押，终于把苗木拉回来了。黄国伟知道树木成材需要时间，那段时间里，欠账、员工工资怎么解决？黄国伟一面绿化，一面起早贪黑重操旧业做生意，挣来的钱除去还账，余下的继续买苗木绿化。黄国伟的大儿子十来岁就会做简单的饭菜，他说，一年到头，从睡着了到醒来，没看过妈妈几次。

是呀，从栽树的那一天起，黄国伟把整个人就交给了回龙山。无论阴晴，刮风下雨，她披星戴月，带领雇来的乡亲们，还有帮忙的亲朋好友，一个坑，一棵树，一桶桶水浇灌，一锹锹填土，一脚脚踩实，认真而细致。多少个日子过去了，回龙山“衣服”做好了，山也变得美丽了，黄国伟不知足了，她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出色的画家，为了山，为了家乡，更为了自己的事业，她要画一幅色彩艳丽、气势恢宏的画。

4

黄国伟想到了苗木花卉繁育。她认定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苗木花卉的价值一定会越来越高，市场前景一定广阔。她是一个想干事的人，有一定的前瞻性，一旦认准了目标，就会勇往直前，绝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。在认定苗木繁育后，她一点也不急，反而把自己圈在屋子里，静下心学习苗木繁育的有关知识，半个月后，她把《五常树木志》熟记于心。

一个月后，黄国伟只身去大庆、熊岳、北京、泰安等地考察市场。最开始，黄国伟对于不熟悉的品种，先买来十棵试种，一年后再买一百棵，逐年扩大数量，直到七年后，这个品种适应北方气候了，才大面积推广。有的品种，黄国伟是从山海关试种，再到兴城，然后到长春，最后移植到回龙山。黄国伟说，这些年，她成功引进驯化了上百个品种，在回龙山下建起“百花园”。但也有二十多个品种引进失败了，有的品种一下子亏了六七十万。但令黄国伟自豪的是，有些品种经她大胆引进，成为东北高寒地区绿化的新宠，比如美国红枫。为了把这项事业做得扎实、长久，黄国伟的三儿子考入黑龙江农业工程学院，主攻园艺，毕业后成了繁育、绿化的骨干。他的十多名同学也落户到回龙山，一起干事业。

黄国伟

回龙山苗木繁育基地建成了。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，黄国伟建起一座苗木花卉科普园，观赏的同时还能了解苗木花卉的科普知识。为此，黄国伟还专门到东北林业大学进修园林管理。现在，回龙山生态园林花卉基地面积达到近千亩，品种200余个，已经成为东北林业大学学生实习基地。为方便学生实习，黄国伟投资兴建了实验楼、住宿楼。五常市许多中小学也来回龙山研学，学生们亲手植树，所植树林被命名为“学子林”。孩子们和“学子林”一同迎着风雨和阳光成长。

5

黄国伟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回龙山，回龙山也慷慨地回报了她。黄国伟腰包鼓了，但她致富不忘乡亲们，成为村民致富的带头人。她把村里人都引进到回龙山，除了栽树、培育苗木、种植花卉、特色养殖，按月领工资以外，也可以自行找项目，她帮忙找销路。几年时间，新庄村的人就富了。

现在，回龙山3000多亩林地，绿树成荫，枝繁叶茂，鸟语花香。沿着木制栈道，向回龙山的主峰登去，沿途林壑幽深，飞瀑鸣泉。那翠绿的苗木间，那绚烂的花海中，一个穿着朴素、笑容灿烂的女人，正抚摸着一座丰厚而博大的山。

这么多年，黄国伟获得了无数荣誉，她格外珍惜那枚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她的全国绿化奖章。她说，对于过去的事她已经不记得了，但她记着明天她应该干啥，她的心，最初只是装下回龙山，现在她要装下整个大自然。

看着黄国伟坚毅的目光，我相信，一个女人和一座山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。



黄国伟

一片枫树林旁，一台挖掘机正在作业，一棵碗口粗的枫树被锯了出来，几个工人迅速上前，擎住树，准备装车。其中一个人大着嗓门喊道：“哥几个，加小心，别弄破皮儿，一定要保住树皮。”树皮，就是保住树根的泥土。喊话这个人穿着一件旧线衣，外面的马甲沾着泥点，脚下是一双胶鞋，平头，脸色黑红，身体壮实，乍一看就是一个常年干出力活的农村汉子。其实，这是个女人。

女人叫黄国伟，山叫回龙山。回龙山早就有名，但闻名遐迩真是有赖于黄国伟。

1

33年前，出生在五常市二河乡新庄村农民家庭的黄国伟高考落榜后，找个中意的人成了家。成家就要过日子，怎么过？黄国伟想，光靠着几亩地肯定不行，那就另辟蹊径。三天回门后，黄国伟就开始做买卖。先赶集，从小商小贩做起，一年后，开始贩粮。没几年，黄国伟有了第一桶金。

黄国伟的家被群山围绕，从小她就爱钻山。村北的山叫回龙山，每次进山，黄国伟和伙伴们都流连忘返。山里盛产刺老芽、黄花菜等野菜，秋风吹过，各种蘑菇似小伞一样，那模样十分诱人。黄国伟觉得回龙山是座宝山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黄国伟想为大山做点什么的梦想越发强烈。是继续经商，还是圆梦？

一日雨后，她来到回龙山下，望着一直伴她长大的山。山里，古木荫天，巨石嶙峋，溪水淙淙。雨后空气清新，彩虹飞架，静静而卧的回龙山像和她亲昵耳语。黄国伟面山而立许久，一种豪情油然而生，她找到了前行的路。黄国伟明白了，今后她就要把自己的全部融进这座大山之中了。

黄国伟不顾父母和亲朋好友的反对，毅然决然地承包了回龙山。在合同上摁下鲜红的手印后，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一位裁缝，要为回龙山“裁”上一件绿色的“衣服”。

母亲领我远行

□韩文友

在一列拥挤的绿皮火车里，母亲神情紧张地在寻找一个人。

天蒙蒙亮，我们从雪水温启程，马车换货车，在敞篷货车上灰头灰脸地到晌午，可算赶上了一班客车。我们在积木一样的客车里闷了一个下午，终于在天黑前，爬上了通往乌伊岭林区的火车。谢天谢地。

刚上火车的时候，母亲是安静而淡定的，仿佛她经常坐火车似的。她甚至用一种见过世面的眼神，在提示东张西望的我，有什么好瞅的，没出息的玩意。是的，我从来没有翻越那铜墙铁臂般的群山，我的世界就是一个村庄。我紧紧地拽着母亲的衣角，我担心我俩一旦走散，母亲走出我的世界，我便再也找不到她。

不知道旁边的旅客叽叽喳喳说了什么，母亲的脸色忽然慌张起来。她小声却严肃地对我说，咱得赶紧去补两张票，如果不把票补上，被乘务员逮到，要罚我们从始发站买到林区，有可能还要额外罚款。说罢，她惊恐地看着我，一把攥过我的胳膊——她着实被自己的这番话吓得不轻。我没有吭声，我大概在回味母亲这句话，我觉得她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太突然了，太陌生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

母亲的语气坚定无比，说明事态已经很严重了，我们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危险。愣了一会儿，我回了神儿，贴上母亲，慢条斯理地说，万一逮不到我们呢。

母亲瞪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看来，母亲在儿子行将成熟之际，大多都是沉默的、鄙夷的，甚至是打击的。

那始发站是哪儿？我又问，稳重得像一个干部。这回是母亲开始愣神了，想必她还没有考虑到这一步。很明显，她也不晓得，她声音颤抖地说，哈尔滨吧。在她眼里，哈尔滨应该是世界的尽头。从世界尽头补到林区的票，额外再罚上一笔，那可要了命了，一辈子也别想还上了。一片愁云瞬间浮上了母亲的脸。而我并没有这么悲观，我想，万一始发站就是上一站呢。我的乐观是有依据的，

我知道，母亲也是头一回出远门，头一回坐火车——她异想天开要把我送到林区的一个同姓亲戚家寄读。在她眼里，儿子要上初中了，村里学校的老师，没有哪一个能教得了她最小也最聪明的儿子了。

可谁会想到，坐一趟火车会摊上这么一档子事儿。如果母亲提前知道这些，在出去读个初中和还一辈子罚款之间选择，她肯定毫不犹豫选择在家待着。在家待着什么事都没有，前六个孩子全都只念了小学，也不挺好吗。

事不宜迟，母亲开始行动了。

于是，那列拥挤的、密不透风的车厢里，一个慌张的妇女，拉扯着一个懒洋洋的、极不情愿的成熟少年，在人缝间穿行，她要去那位能补票的乘务员。

我们在寸步难行的境地中，找了一节又一节，也没有找到那个能补票的乘务员。

后来，我挣脱了母亲的手。她的手全都是汗，我看见一双瘦小的手在人群中上下挥舞着抓我，我甚至听见她一边喊，老三，你在哪儿，一边喊，乘务员，你在哪儿……是的，这时候，对母亲来说，我和那个乘务员，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

母亲生下我时已近中年。也就是说，我认定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我母亲的时候，她已然不再是一个漂亮女人了。母亲在我的一生中，大抵始终是一个老年人的容颜。

那次远行，一向从容的母亲，一路慌张。

等我长到她生我的年龄，母亲突然弃我而去时，我却开始了莫名的慌张。一个人的时候，看见火车的时候，听见有人在召唤孩子的时候，吃白菜丝炒五花肉的时候，独自远行的时候，我会感到巨大的无可扼制的慌张。

我希望有一天，再梦见母亲时，恰好是她年轻时的模样。她梳着短发，走路轻盈利落，说话轻言慢语，在我用脏兮兮的手去抓馒头时，她面露嗔色，眼神温和，一双泛着圣洁之光的手，于我的头顶，高高扬起……

重识鲁迅

□文/摄 任诗桐



北京鲁迅故居

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学校。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，得以重新认识鲁迅。

初识鲁迅，是在小学语文课本里。“鲁迅，原名周树人”通过反复背诵开始植根在记忆当中。直到多年以后，当我终于读完了《故乡》全文，才得知原来少年闰土和远去的岁月一样，已经永久地留在了那年的课堂上。在中文系读大学时，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中的重中之重。我听了很多课，也看了很多书。那个创造中国白话小说的文学先驱，以笔为枪的战士，孤独的启蒙者等形象在我的知识体系中渐趋成型。说不尽的鲁迅学，成为必须掌握，却又不敢轻易触碰的学术领域。

而在鲁迅博物馆里，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却越来越具体可感。展馆以鲁迅在各地的生活轨迹为主线，通过大量展品，呈现了这位文豪的一生。馆内的实物展品、珍贵照片、手稿书信营造并还原了鲁迅生活和写作的场域，这便是陈列展览式的博物馆教育和传播方式所具有的巨大魅力，让我们能够沉浸式地体验其中，感悟书本和教学之外的鲁迅。

文博鲁迅。文学家、思想家之外，鲁迅也是一位资深的文博人。

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内，存有大量鲁迅收藏的珍贵版本图书以及拓本等珍品。先生爱书，仅在北京期间，就曾购买了700多种，近4000册图书，馆内展出了鲁迅1914年购买的光绪戊子年刻《越人三不朽图赞》。而对于碑刻拓片的收藏，鲁迅可称得上是大家，藏有先秦至当时的碑刻拓片470多种，1100多张。他还广为搜集整理历代拓本，完成了对《六朝造像目录》《唐造像目录》《六朝墓志目录》《汉画像目录》等的编写。鲁迅对版画作品也十分钟爱，共收藏了148位中国现代版画家的版画作品1780多幅。与此同时，他也热衷于办展，曾分别于1933年10月和12月，与内山完造举办了“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会”和“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”。在先生生命的最后11天里，他仍强撑病体，参观了“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”，并与前来参展的青年木刻家们进行了座谈。当我看到这里，终于明白了先生的良苦用心。文博的使命在于传承，热衷收藏的背后，其实蕴含的正是鲁迅先生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强烈意愿。

恩师鲁迅。鲁迅对青年作家的扶持和培养，形同恩师。

馆内展有萧军、萧红、黄源的合影。展品介绍这样写道，“鲁迅在上海继续大力扶持文学青年，为他们写稿、改稿、作序，帮助出版作品。”照片上，三人意气风发，瞬间把我拉回《勇敢的约翰》《八月的乡村》《生死场》《丰收》



黄国伟



龙头新闻APP·龙江文旅·妙赏频道
更多精彩请关注